

贾璋岷诗三首

无双国士赞

黄鹤白云望大江，
几番苦雨醉星缸。
残梅数点飘南陌，
弱燕一枝依北窗。
顺动群生应有数，
逆行国士更无双。
早将鸾语穿樱岭，
灰却俗鸱啼旧腔。

一片丹心

掬泪春郊哭我邦，
羞将寸布罩腮庞。
千村路断人寂寂，
万户窗遮影幢幢。
每恨庸臣轻误国，
时听警号长敲梆。
纵当华夏多磨难，
一片丹心不自降。

“宅”家再观影《流浪地球》有感

沉浮星海荡孤舟，
冻蚁死生如紫囚。
惊悸千年冰覆雪，
魂牵一世鹭随鸥。
浩歌雷厉撼玄界，
暖意风纤融孟陬。
地老天荒翻墨漆，
玫瑰今夜洗明眸。

宅居战“疫”杂感

□ 刘辉(成都)

(一)
人作孽时天不佑，
城封汉上楚山孤。
旧非典与今朝似，
自种贪心养毒株。
(二)
举国同呼战疫情，
迟来气势夺先声。
先声已雷谣言罪，
盛宴谁开百步亭。
(三)
每思江汉泪无声，
诗笔时冷手握疼。
怕说邦兴从劫难，
不堪苦痛是苍生。
(四)
春日暖阳来有待，
瘟疫驱散岂无凭。
三思最怕功成后，
两耳唯闻喝彩声。

早春

□ 岳定海(绵阳)

突然我感到寒冷
是那种凄神销骨的寒冷
这个冬天
脸皮很厚 不曾走远
撕扯大地臃肿的被子不曾走远
我的亲人在长夜叫冷
是那种接着火盆晒着暖阳围着烤火炉也打哆嗦的冷
一圈一圈弥漫过来
一层一层渗透过来
冻脚冻手冻脸
还肆无忌惮地冻心啊
这个冬天
这个彻骨的寒
有个贼眉鼠眼的名字叫“新冠”

而我想念无数个迷人的春天
如大盆地上空闪闪发光的星星
如中原大地先人注视的深邃眼睛
如长城内外后来者跋涉的蒙尘身影
如邻家女儿清亮的笑声
曾经在祖国的每一座城市快乐地荡漾

这个冬天还很诡异
不但冷得心痛
还放出卑劣的妖怪乱窜
骚扰偷袭 啃咬 吞噬
老人浑浊的泪水
男人紧闭的牙齿
女人柔软的眼神
儿童肉嘟嘟的小手

我走到空旷的阳台
望着灰色的天空呼喊
如果黑云压城 我便是反抗的雷声
如果寒冬包裹 我便是突围的花枝
如果房子紧闭 我便是倔强的天窗
如果失望横行 我便是重生的凤凰

这个冬天衍生的“新冠”
它缩小成干枯的尾巴
在初春的门口挣扎
然而我又分明看见
庚子年广阔又寂寥的田野与山峰之间
花枝正青荣
太阳将盛开

每一滴眼泪都姓他

□ 周闻道(眉山)



这个春天，是以眼泪开头的。
焦急的泪，悲伤的泪，艰难的泪，感动的泪。
流泪的场形形色色，机关，企业，医院，社区，家庭，电视，到处都有晶莹的泪影；流泪的人林林总总，领导，职员，同事，朋友，父母，子女，成人，童稚，医生，护士，专家，百姓，路人……

透过朦胧的泪光，我试图寻找这些泪水的精神归宿，解读一段关于国家、民族、人民的情感逆袭。电视荧屏上，定点医院里，一个个防控检查站，我的目光扫过一双双泪眼，停留，又移开，再回来，如此反复。原以为，这些眼泪都可以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找到答案。可是我错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眼泪几乎无一例外地不是属于自己，而是他人。

是的，属于他人，或者说为了他人，是这些泪的共同属性。

有专家说，流泪分反射性和情感性两类。毫无疑问，这个春天的泪，都属于情感类的。人类学家威廉·弗莱用了五年时间，通过对数以千计的流泪“志愿”者研究后发现，在一个月时间内男人流泪的次数很少超过七次，而女人最多也

就三十来次；百分之四十的女人流泪是因为争论、婚姻、爱情和人际关系。绝大多数受试者，每次流泪的时间约一分钟，持续流泪达一小时四十分钟就算是“最高纪录”。

可是，在这个春天，在我的身边，或者电视里、微信群、网络上，在城市、街道、社区、乡村、家里，威廉·弗莱的结论似乎处处被颠覆——不需要刻意去求证，我自己和身边的许多朋友都是证人。

那么，在这个春天，是什么情感，触动了那么多人的心；又是什么不寻常的事理，让那么多的人泪眼婆娑，感天动地？

在这场灾难中，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第一位流泪的人。但我知道，她是第一个为湖北乃至全国打响疫情警报的医生；是被湖北省卫健委记大功奖励的抗疫英雄。我相信，在这次抗疫中，她是流泪最长最多的一线医务工作者。

她叫张继先，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个头中等，一头短发，柔弱的身体里，蕴含着巨大的担当与勇气。她生就一副菩萨式的和善面容，平时总是面带微笑。可最近她总是哭。拿她自己的话说，在这个月，她哭干了一生中所有的眼泪。

植根家庭土壤的春意

□ 李俊杰(成都)

“多在家，少出门，不凑热闹不串门；戴口罩，不乱跑，安心在家好宝宝。”这是幼儿园老师在微信群里教小朋友的《防范新冠病毒儿歌》。防止人群聚集和交叉感染，事关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这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最简单的底层逻辑。保护好自身，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和接触，这既是利己的举措，又是利他的策略，本质是一场共赢。

为此，这段时间绝大多数的人被“软禁”了起来，把日子过成了月子；就像一棵棵植物被栽种在土壤里，个体便成了另一番景象的“植物人”，这土壤就是家庭。疫情锁住了外出的步伐，居家办公的时候女儿会跑来问“现在干什么”“陪你玩儿”“然后呢”“吃完饭”“然后呢”“睡午觉”“然后呢”“继续玩”“然后呢”“吃晚饭”……感觉这个循环公式简直就是个无底洞。想起一句话“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想想平时上班的时候，不也是这样“两点一线”循环吗？起床——赶地铁——早餐——工作

——午餐——工作——赶地铁——晚餐——加班——睡觉，对于小朋友来讲区别就是把工作换成了玩耍。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不得不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小时候大人给我们讲了一个永远没完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故事呢？从前有座山……现在我也会逗小朋友，给他们讲这个故事。

被“软禁”的时间一长，可能产生围城效应。因为工作需要，必须在外边做事的，也许羡慕在家呆着的；而在家呆着的，由于憋得慌，也许会羡慕那些在外面的。城里的出不来，城外的进不去，非常时期就当好“植物人”吧。

长时间的停留，每天的运动量严重不足。平时上下班时乘坐地铁，地铁站两头要走约2公里的路，午饭后走路约1.5公里，晚饭后散步约1.5公里，每天5公里的走路现在没有了。尽管久坐电脑前有脑力和精力的释放，可身体缺少汗水的释放。想运动一下“红红脸，出出汗”成了一

一个多月前，2019年12月26日上午，她在正常坐诊中，发现了一位老年患者，发烧，咳嗽，CT片影像与流感和普通肺炎有明显区别。职业和专业的敏感，特别是前些年参与防治SARS的临床经验，让她立刻感觉到“这里有问题”。她坚持与院方一起上报，被称为“迷雾中的哨兵”。类似不明肺炎患者一个个增加，她第一次流泪了，焦急的泪。

她立即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在得知老人生病的这几天都是儿子在照顾他后，她叫来了他们的儿子检查，深入而细致。她发现，老人儿子虽然当时没有任何表面症状，但肺部CT结果显示其已经感染。这更加引起了她的高度警觉。很快，她的判断就得到了一个又一个证实。当发现这些患者几乎都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症状和肺部CT结果显示，与先前一家三口一模一样，她更急了。在短短两天里，源源不断的类似患者，相继涌入她所在的医院。病源不明，类型不清，措手不及，她有一种快天塌的感觉。

新冠病人越来越多，现有的医院设施和医护人员根本应接不暇。作为呼吸内科主任，她不仅每天要对100多位病人查房、了解病情、制定诊疗方案，遇到危急重症病人，还要带领团队通宵抢救。张继先像救火队员，穿梭于病床之间。一边是自己可亲可敬、疲于奔命的同事、战友，一边是对她充满期待的病人，张继先流下了担心的泪。

有位年轻患者，从入院、诊断到治疗，张继先团队竭尽全力，仍难有回天之力。目睹病人病情不断恶化，陷入重症，直至死亡；看见一个年轻的生命之光，在自己眼前熄灭时，她的情绪终于崩溃了。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多少天来默默的泪，像冲决了堤的堰塞湖——她在病房嚎啕大哭起来，当着那么多她的领导、同事和病人。在她焦急的眼泪中，又加入了心痛、内疚、担心、悲伤的成分。

她的眼泪就这样流，不断地流，流了一个多月，直至流干……

张继先没有被感染，她的家人也没有被感染。她所有的泪，焦急的泪，内疚的泪，担心的泪，悲伤的泪，都是为了患者和同事。

不能不提到李文亮。不仅是因为在这个春天，为他流泪的人最多，最震撼人心，更在于在他催人泪落的元素里，有更多这场灾难的悲剧成分。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人间美好的东

西撕碎给人看。

是的，李文亮的不幸离世，撕碎了太多的美好。毫不避讳地说，我也曾为李文亮流泪，不止一次，流了很多。论年龄，他与我的孩子差不多，算是晚辈。任何做长辈的人，都喜欢晚辈积极阳光，身心健康，好学上进，正义担当，忠诚老实，热爱生活，对家庭和社会负责，不让父母操心，富有正能量。从网传的他的父母追忆、生活视屏、同学同事评价，这一切优秀的品质，李文亮都具备了。在明明知道是一种危害程度很高的传染病毒，并在同学群提醒朋友注意防护的同时，他却忽略了自己的防护，以一位医生的忠诚，面对每一位患者，甚至携带传染病毒，致他于非命的患者；在别人为他因说真话、而遭遇“训诫”的不公平待遇并愤愤不平时，他却淡然地宽慰“没什么”；当他自己病情一天加重，大家都在为他担心时，他却担心那些被感染的人，希望早日康复重返抗疫一线，不愿当逃兵。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父母妻子的遗言也充满爱，叫不要有怨……

怎么不流泪，与李文亮相亲相识的人、素不相识的人。千千万万双泪眼，都不是因为自己，甚至不是因为李文亮。李文亮只是个符号，时代美好的符号。而是因为痛心，亲眼目睹美好被毁灭的痛心。

在众多的流泪者中，最引人注目与震撼的，是一位耄耋老者的泪。在人们心中，他慈善的面容，坚毅的眼神，沉着的神态，科学的话语，就是安慰，就是希望，就是一切灾难的定海神针。从2003年的SARS，到这次的抗击新冠，我们看到他的都是笃定、自信，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流泪。可这次他却破天荒地看到他流泪了，而且是面对镜头，面对全国全世界，流出了他高贵的、痛心的、震撼山河的老泪。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科学家、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啊，经历了多少风雨，多少世面，多少灾难，该要有多么大的情感冲出，才能至此！

更重要的是，他的泪不是为自己流的。他事业大成，爱情美满，孩子骄人，受到全国甚至全世界人们爱戴，没有什么值得流泪。

他就是我们敬爱的钟南山院士。
他的泪是为李文亮流的。不，应该是为这场灾难，及其被毁灭的美好而流的。他用英文沉重地说，李文亮是一位好医生；疫情当头，拜托大家都配合一点，不要出门……

种奢侈，尽管健身房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一个不敢开，一个不敢去，这注定了遥遥无期。

单位要求尽可能采取远程办公方式，避免人群接触和交叉感染，于是部门安排到单位轮流值班。特殊时期办公区域空调关了，终于让人领略了倒春寒的威力。平时说一个人身体好，整个冬天不穿秋裤，那得益于大多数时间处在温暖的地方。让一个人长期呆在户外或者没有空调的房间，这种情况下还能坚持不穿秋裤，这才叫身体好。

我们可以忍受短时间内冰冷环境下的忘穿秋裤，却无法忍耐长时间下遥遥无期的忘穿秋水。就好比年前到北京出差都没穿秋裤，回来立春后居然把秋裤给穿上了。实践证明去办公室值班是非常正确的，而忘穿秋裤的同事正瑟瑟发抖。

午饭后居高临下办公区域的“环形跑道”，已经空无一人，平常大家都在那散步聊天。总得找法子运动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选择了爬楼梯，巧合的是刚好就21层。一个上来回，腿肚子疼得厉害，尤其是下楼的时候，感觉腿不听使

唤。平常走路轻盈的“飞毛腿”，如今变成了步履蹒跚的“火腿”。尽管上气不接下气，可回到座位上感觉周身温暖，暂时可以抵挡一阵子寒意。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挪活，树挪死。对于植物来说，一方是枝叶迎迎的上方，一方是根须生长的足下，这就注定了植物习惯于停留，而人则习惯于走动之中。

家庭土壤的沃力，可以积蓄抗击疫情的力量，也可以滋养复工复产的势能。有准备的生活，有准备的人生，如何跳出周而复始呢？如果把积蓄的力量和势能，比作一个高原湖泊的话，疫情则阻碍了修建管子的步伐。疫情解除之日，便是“植物人”的康复之日。在管子的作用下，湖泊中的积水便可倾泻而出，接到发电机组上就能转化成电能。

在家庭和单位之间，也许就需要这样一根管子，既有忘穿秋裤的提醒，又有望穿秋水的盼头。推进网络强国战略，缩减数字鸿沟，“从前有座山，山里没信号……”将成为历史。

通锦桥



齐鸿 摄

初中毕业就回家“放了羊”之后，他慢慢把自己的酒业做起来。他说，他对员工是有感情的。他知道，自己的收益是由员工创造的，你必须对员工好，员工才会尽心尽力为你效劳。这其实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但有的人不一定能够做到。他的“放羊式”管理，不是无原则的“放羊”，而是人性化的自律。王洪告诉我们，和他一起创业的一个老员工，年过半百还没有坐过飞机。他立即安排厂里的老职工，携带家属，飞往云南大理。这一举措，拉近了与员工的距离，鼓舞了员工的士气。他还告诉我们，按照现在的工艺，引进新设备，原来十个人的岗位，现在三个人就足以，可以达到减员增效的目的。但王洪不减员工，还是用传统的技术，把这些人留在厂里，让他们都有饭吃。如今，他在当地有三处厂子，还在贵州茅台镇建有自己的分厂，职工500多人。梨花沟不是绿林，王洪却是好汉。他用自己的作为诠释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平民情怀。

四川位于中国大陆西南腹地，自古就有“天府之国”之美誉，是中国西部门户，大熊猫的故乡。四川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然风光绚丽多彩，拥有九寨沟、黄龙、都江堰、青城山、乐山大佛、峨眉山、三星堆、金沙遗址、武侯祠、杜甫草堂、宽窄巷子、阆中古城、海螺沟、四姑娘山、稻城亚丁等享誉海内外的旅游景区。川菜作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在中国烹饪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四川人杰地灵，英才辈出，从古至今，像武则天、李白、苏轼、朱德、邓小平、郭沫若等，璨若星河，都被后人颂扬。

王洪是一个普通人，一样值得我们称颂。

入川记

□ 李俊三(山东)

2019年11月20日，我随山东省散文作家采风团，又一次踏上四川大地。当飞机徐徐降落到双流机场，一股热情与周到的暖风扑面而来，似春天般的温暖。一路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别有洞天。丝毫不感受到初冬的凛冽，如置身于齐鲁大地的春天抑或秋天里。

我一次次感受到川人的豁达、睿智、热情。他们常常把“川鲁一家亲”挂在嘴上。其实，“川鲁一家亲”是有历史渊源的。

公元736年，出生于四川江油的李白，携妻女来到山东，一住就是23年。这20多年里，他住在东鲁（今济宁），访友揽胜，几乎走遍了山东的名山大川、古祠胜迹，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济宁有一座太白楼。太白楼原名“太白酒楼”，前身是唐代开元年间的贺兰氏酒楼。据记载，李白来东鲁后在“酒楼，日与同志荒宴”，贺兰氏酒楼也因李白的经常光顾而名声大振，生意兴隆。如今，太白楼的一楼正厅中间矗立着一尊李白半身雕像。上方横匾“诗仙醉亭”，两边对联是“豪饮吐万丈长虹，醉吻泗三江之水”。四周墙壁上书写李白生平介绍。1952年，当地政府将旧城墙上重建，重建后的太白楼建筑通高20余米，坐北朝南，气势雄伟，巍峨壮观。一千多年前，“诗仙”李白行吟山东，这应该是“川鲁一家亲”的一段佳话。

今日的川人，依然保持着豁达、睿智、热情的秉性。这种秉性，时时处处表现出来。这次四川之旅，在接待我们的晚宴上，东道主诚挚地对我们说：你们来到四川，四川也没有什么好酒，就凑合着喝点五粮液吧。这是何等的幽默，霎时

拉近了山东与四川的距离。五粮液是世界名酒，是招待贵宾用的，却慷慨地接待我们，诙谐幽默的语言，像两亲兄弟在小桌前小酌，亲密无间。

在一座红墙环抱、绿水萦绕、荷池相通、古木扶疏、小桥流水的庭院里，我遇到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他个子高高，头戴高帽，面颊清瘦，眼睛虽然不大，但炯炯有神，胡须虽然不是那么浓密，但足够衬托出他的神采。他似乎和我一般年纪，热情地招呼我坐在他的对面，令小厮端上东坡肘子、东坡肉，拿出大地魂美酒，与我饮酒起来。不久，我就微醺，眨眼工夫，只见苏轼拂袖而去。其实，我正站在苏轼雕像前，似在梦中。我岂敢与苏轼对饮，我正在先生雕像前，三鞠躬。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在金堂县栖贤乡梨花沟风景区的山沟沟里，我遇到了王洪。他不是哪路神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酿酒的人。王洪祖上不是四川人，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初九，王氏先祖从湖广肇庆府冈州启程，千里迢迢来到成都府金堂县插占垦荒。行前，王氏父母交给儿子三壶酒，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我家世代以种庄稼、酿酒为业，这是祖传技艺，可以养家。”三百多年过去了，王家人一代代传承祖先遗训，种地酿酒，形成了伺候父母以尽孝道、和睦乡邻广交朋友的家风。王洪是王氏家族入川的第十一代孙，他把自己酿造的“大地魂”美酒种在土里，称之为“大地之魂种酒”，实现了自己“种酒传家孝为本，惠及天下德为先”的宏愿。王洪是一名有思想的企业家，他善于做减法，推行“放羊式”模式管理企业，有他的独到之处。三十多年前，王洪